

提防吳人心手日變—— 從《長物志》編輯團隊看晚明文 氏家族的藝文影響力與危機感

■ 邱士華

「小時代的日常——一個十七世紀的生活提案」特展，由文震亨（1586-1645）及其編纂的《長物志》為起點，利用本院三處豐富藏品，一窺明末文人生活的樣態。¹不過，明末文人文化千態萬狀，文震亨也只是其中一位較負盛名者。本文擬藉由對《長物志》編輯團隊身份的耙梳，期待對文震亨編纂此書時，與他聲氣相通的文人群體，有多一點的認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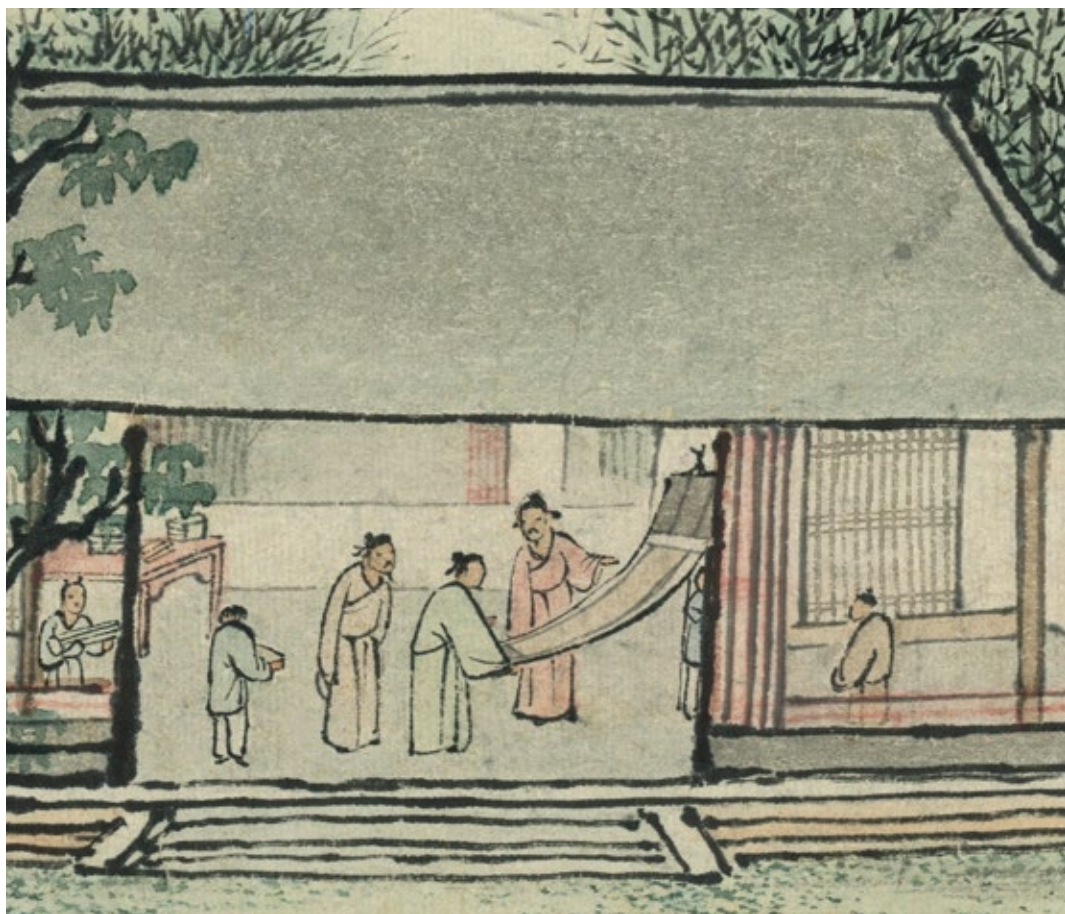




圖1 | 明 文震亨 書五言律詩 成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家聲香遠：文震亨及其家世、經歷

沈春澤(?-1629)序文震亨《長物志》時提到：「君家先嚴徵仲太史(文徵明, 1470-1559), 以醇古風流, 冠冕吳趨者, 幾滿百歲, 遞傳而家聲香遠。詩中之畫, 畫中之詩, 窮吳人巧心妙手, 總不出君家譜牒。」文中讚揚在文徵明以後, 蘇州地區詩畫表現, 都籠罩在文氏家族的影響範圍內。他的說法或許有些過頭, 蘇州地區畫家還是有許多不同的表現, 不過, 明末蘇州文氏家族傳承的藝術風格與品味, 仍為當時文雅的重要代表。除了文震亨以外(圖1), 同輩的文從簡(1574-1648), 以及文從簡之女文俶(1595-1634)等, 都是當時文氏家族活躍於藝壇的人物。

就目前所知, 生於萬曆十三年十二月

(1586)的文震亨, 於1621年之前已於南京活動。1621年卒業於南京國子監後, 長期居於南京水嬉堂。1622年刻印歌詠南京風情的《秣陵竹枝詞》百首。旅居南京時期亦往來家鄉蘇州。如1623年中秋夜, 文震亨便應鄒迪光(1550-1626)之邀, 與兄長文震孟(1574-1636)、沈德符(1578-1642)、袁中道(1570-1626)、鍾惺(1581-1624)、錢謙益(1582-1664)及三妓同聚虎丘觀劇。1624年, 文震亨秋闈不利, 他遂放棄舉業, 在繁華浪漫的南京生活。期間曾因兄長文震孟牽涉周順昌案, 於1626年回到蘇州協助支援。事件了結之後, 推測主要仍往來於蘇州及南京兩地, 參與詩社集會, 結識各方才俊。文從簡約於1622年²自蘇州寫給文震亨的尺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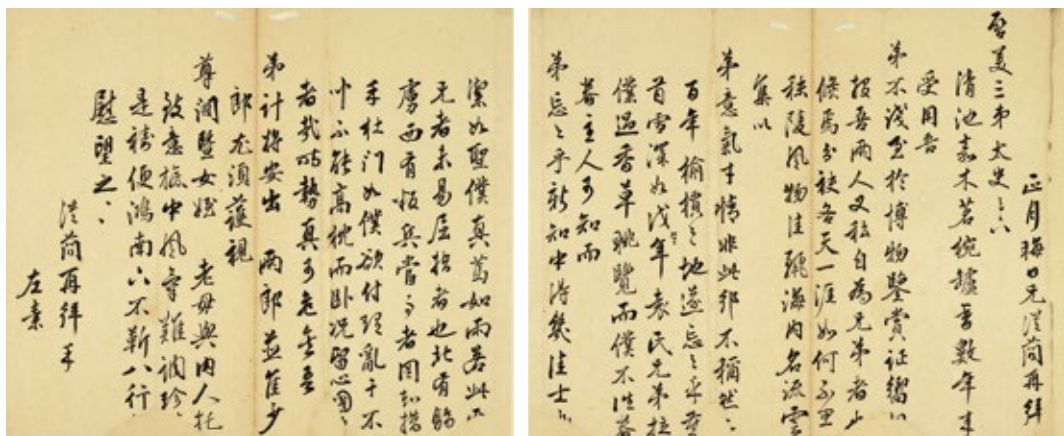


圖2 | 明文從簡 尺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就提到他寓居南京之事：「秣陵(南京)風物佳麗，海內名流雲集。以弟意氣才情，非此邦不稱。」又如王鐸(1592-1652)追憶初見文震亨，便是在南京，於酒宴中展現欣賞彼此的詩文書畫。³挾著文氏家族盛名在南京發展出的人際網絡，也讓文震亨得到他處遊歷，如1633年夏季，文震亨赴福建武夷山等處探奇遊歷，拜訪舊識黃道周(1585-1646)、徐惟起(1563-1639)等人，並於次年二月，繪製〈武夷玉女峰〉為紀。在這段「選聲妓，調絲竹，日游佳山水間」的生活期間，文震亨營生的方式，除了管理房產以外，⁴似乎靠賣文為主。較他年長的外



圖3 | 明文震亨 畫山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甥姚希孟（1579-1636）曾在寫給友人的信中提到「又如啓美家舅（文震亨），文字生涯，凡城中錦帳頌禱之文，皆出其手。每篇必一金或二、三金。不皆入格，而可以諛俗」。

1636年，宦途顛簸的兄長文震孟去世，文震亨不得不放棄風雅逸樂的生活，扛起藉由仕進維繫家族榮光的擔子。他於冬季前往北京謁選，1637年得官中書舍人，給事武英殿。除了校正書籍，曾奉命改撰琴譜、監造九邊陲塞御屏。雖非重要官職，但可謂發揮了文震亨在文藝方面的才華。可惜於1640年時受到黃道周案牽連入獄，還好不久獲釋。此案發生前的1639年，沈德符曾與文震亨相逢，贈詩中有句「宦情甘苦半，友道合離間」，⁵應為文震亨當時在北京為官心境與處境的寫照。1642年，文震亨奉命赴薊州勞軍後告假回鄉，因清兵攻陷，竟不再有機會返回北京。他雖曾於南明小朝廷任職，然亦多波折。1644年，清軍攻下南京、蘇州等地。文震亨避居陽澄湖一帶，1645年據說在薙髮令發佈後，於閏六月二十九日去世。

1644年所作〈畫山水〉冊頁（圖3），似可作為清兵入關之際，文震亨的心情寫照。畫面右下角，持杖文士離開水閣的同時，亦回首眺望左上角奇絕的石樑飛瀑，就像為時局逼迫的江南文士，再難維持原本生活的浪漫風雅，愕然窘促地竄離避禍。

不過，就畫面來看，不難感受到文震亨與曾祖父文徵明的差別。文徵明山水畫中明確的空間感、結構精嚴的形像，已非文震亨或是文從簡畫作演練的重點。以文震亨〈畫山水〉冊頁為例，山石小徑等景物，在畫面上各據一方，對於彼此如何搭配布置，以營造統一的空間感或空間深度欠缺興趣。種類

不多，數量又少的物像，拼貼般地存在於扁平的畫面中，發散出一種空疏清淡的氣息。

較之書畫創作，文震亨在詩文方面似乎更形活躍。因應明末春筍般昌盛的結社活動，他也參加不少詩社，與友朋依韻唱和之作眾多。除了殘存的詩集如《文生小草》以外，在一些扇面上，亦可見其書寫謄錄自己的詩作。如書有〈自歷下至奉符二首〉的這把成扇（見圖1），似非單純的應酬之作，可能是社集宴會時與友朋切磋詩藝、略述近況、心境，彼此互通聲息的社交利器。

葛一龍（1567-1640）〈書詩〉一札（圖4），亦為當時詩社成員詩作交流的常見形式。由札中「主人黃像之將之北耳」一句，推測此札應作於1627年參與於清涼亭詩社集會之際。⁶文中「啓美親翁」即為文震亨。文震亨在南京期間，葛一龍、顧夢游（1599-1660）、劉象先（約1590-?）、鄒典（1637尚在），以及范鳳翼（1598年進士）、阮大鍼（1587-1646）等人，皆為他詩會雅集的友伴。

《長物志》編輯團隊與成書時間

《長物志》的編輯團隊，根據國家圖書館所藏的明末東海徐成瑞校刊本所載，除了前有沈春澤作序，每一卷亦有一位審定者，全書則由徐文瑞校正。⁷各卷審定者及簡介可參閱表一。

目前，除第十卷審定者宋繼祖及全書校定者徐文瑞的身份較不明確外，其餘諸人皆可於文獻中耙梳出與文氏家族親友交遊的紀錄。至少有三位審定者與文震亨為親戚關係，如卷七審定者趙宦光的媳婦，為文震亨從兄文從簡的女兒文俶。文從簡所繪〈水面聞香〉（圖5）上，便有趙宦光稱其為「親家」的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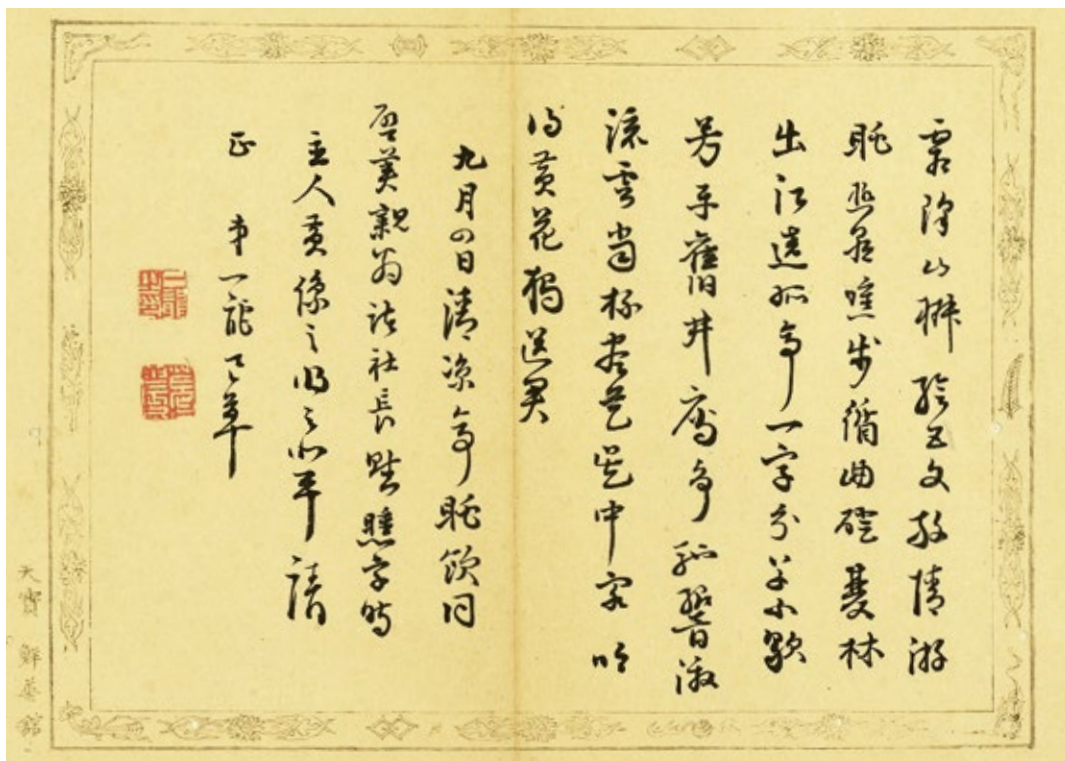


圖4 | 明 葛一龍 書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跋。又如卷八審定者王留為文震亨岳丈的兄弟，其子王綦的畫作，曾經文震亨收藏。卷十二審定者文震孟則為他的長兄。

由「郡望」看來，這些審定者似乎來自大江南北。如「太原」位於山西省、「滎陽」位於河南省、「隴西」位於甘肅省、「彭城」位於江蘇省，「天水」位於甘肅省、「譙國」位於安徽省，「汝南」亦於河南省，「京兆」很可能亦於河南省，「吳興」位於浙江省，而文震亨的郡望「雁門」則位於山西省。不過，透過前表可知大部分審定者皆為蘇州府人，在參與其他書籍的編纂審定時，也不常以當時籍貫冠首。《長物志》編輯團隊集體在姓氏前冠上古郡望，除了營造一種匯集國境內各地菁英錯覺的解釋以外，不知道是否也可視為當時「復古」風氣的一種反映。

總之，《長物志》審定者多為蘇州本地或寓居蘇州的人士。除此之外，也囊括了文震亨在南京時往來較親密的同鄉或友朋。文震亨擇請這十二人審定各卷的理由，囿於所知，尚無法瞭解考慮的標準。值得注意的是沈春澤。他似非文震亨在蘇州時的舊友，而是他到南京以後結識的「新知」。前述文從簡發給南京文震亨的信札便提到：「新知中得幾佳士，□潔如聖僕（郭天中），真篤如雨若（沈春澤）」。（見圖2）這位新朋友沈春澤為《長物志》作序，並審定第六章內容，是故《長物志》成書時，文震亨很可能已往來南京。目前文獻資料僅知文震亨於1621年卒業南京國子監，而沈春澤原為常熟人，1618年遷居南京。因此他與文震亨在南京結識的時間應在1618年之後。

1991年柯律格於《長物——早期現代中國的物質文化與社會狀況》中，利用部分審定者與相關人士生卒年資料，推測《長物志》成書年代應介於1615年至1620年之間。如果《長物志》成書年代的確於所有審定者去世以前，透過現在對審定者生平更詳細掌握，則可將成書時間的上限訂為沈春澤移居南京的1618年，下限則可為第八卷審定者王留去世的1619年。

若推定無誤，《長物志》成書之際的時局，或可參考文震亨友人茅元儀（1594-1640）

在〈謝長秋桂嶺吟序〉中的描述：

當辛亥（1611）、壬子（1612）間，僕年十八九至京師時，天下方無事。日與五侯七貴及四方能言之士，競為文章聲詩以為怡悅。又十年再至時，天下方急，兵無貴賤，皆以奇策劍術相高，無復言文章聲詩者矣。又七年，以環召至，時方釋璫禍，眉宇間皆有更生之色，故與諸公大會池上。……⁸
茅元儀敘述的雖是北京，但江南一帶應

表一 《長物志》各卷審定者簡介

卷次 / 名稱	審定者	籍貫	與文氏親友交遊關係
一 室廬	太原王醇 (?-1627)	揚州府江都縣，久寓吳中 (蘇州府)，後卒於揚州	與文震亨友人葛一龍、張世偉（1569-1641）友善。
二 花木	滎陽潘之恆 (1556-1622)	安徽歙縣	活動於蘇州、南京等地，與文震亨友人程嘉燧（1565-1643）相熟
三 水石	隴西李流芳 (1575-1629)	蘇州府嘉定縣	與文震亨好友沈春澤友善，嘉定四先生之一
四 禽魚	彭城錢希言 (1562-1638)	蘇州府常熟縣	文震亨友人錢謙益為其從姪，曾受王穉登賞識。
五 書畫	吳興沈德符 (1578-1642)	嘉興府秀水縣	與文震孟、文震亨友善。
六 几榻	吳興沈春澤 (?-1629)	蘇州府常熟縣	文震亨南京友人，與葛一龍、鍾惺、李流芳等人亦為友朋。
七 器具	天水趙宦光 (1559-1625)	蘇州府太倉州	其子趙靈筠娶文震亨從兄文從簡之女文俶（1595-1634）。
八 衣飾	太原王留 (?-1619)	蘇州府長洲縣	王穉登（1535-1612）五子。其兄王徵君為文震亨岳父。
九 舟車	譙國婁堅 (1567-1631)	祖籍蘇州府長洲縣 蘇州府嘉定縣	嘉定四先生 與文震亨友人錢謙益友善
十 位置	京兆宋繼祖	疑為松江府華亭縣	不詳。疑為李日華友人。 柯律格作1553進士，似非此人
十一 蔬菜	汝南周永年 (1582-1647)	蘇州府吳江縣	與文震亨友人葛一龍、錢謙益相熟。
十二 香茗	兄（文）震孟 (1574-1636)	蘇州府長洲縣	文震亨長兄。



圖5 | 明 文從簡 水面聞香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可比照。一直到1621、1622年左右時局昇平，藝文發展昌盛；各地才俊各展所長，與聲氣相通者集會結社；社會整體有餘裕將生活各層面更別緻地經營。《長物志》的內容與十四人參與的編輯陣容，正反應著上述狀況。

提防吳人心手日變：蘇州文氏家族的危機感

沈春澤在序文中談到他認為《長物志》的內容，常在文震亨的「衣履襟帶間」，問他何必編著《長物志》：「弄筆費紙，又無乃多事耶？」文震亨答道：「不然。吾正懼吳人心手日變。如子所云，小小閒事長物，將來有濫觴而不可知者。聊以是編提防之。」

這段對話頗讓人感覺到文震亨的危機感。自祖父文徵明以來，文氏家族在蘇州建立的藝文領袖地位，在文震亨所處的時期，面臨著不小的挑戰。除了當時市井間猖獗的「蘇州片」，松江的董其昌也在文人圈裡帶動新的藝術表現方式，即便是《長物志》的審定者亦受其影響。

如《長物志》卷三的審定者李流芳，與董其昌等人並稱為「畫中九友」，可見一斑。以李流芳《山水寫生冊》為例，十二開中，有趨近董其昌墨戲風格的〈雲山煙雨〉（圖6），也有趨近於吳地描繪花卉盆石雅趣的〈盆蕉〉。（圖7）又如卷九審定者婁堅的書法（圖8），與文氏書跡不類，反倒與董其昌的書風更形相似。李流芳與婁堅皆為蘇州府嘉定縣人，可以猜測當時此區，甚至蘇州府全境，可感受到吳地原本傳統與新興松江派在書畫藝術觀上的角力。

文震亨對董其昌的態度，由《長物志》卷五「書畫」的〈名家〉條內容看來，則非

全然敵對。該條前半段主要列出推薦的古今書家名單：

書畫名家收藏不可錯雜。大者懸挂齋壁，小者則為卷冊，置幾案間。邃古篆籀，如鍾、張、衛、索、顧、陸、張、吳，及歷代不甚著名者，不能具論。書則右軍（王羲之）、大令（王獻之）、智永、虞永興（虞世南）、褚河南（褚遂良）、歐陽率更（歐陽詢）、唐玄宗、懷素、顏魯公（顏真卿）、柳誠懸（柳公權）、張長史（張旭）、李懷琳、宋高宗、李建中、二蘇（蘇軾、蘇轍）、二米（米芾、米友仁）、范文正（范仲淹）、黃魯直（黃庭堅）、蔡忠惠（蔡襄）、蘇滄浪（蘇舜卿）、薛紹彭、黃長睿（黃伯思）、薛道祖（薛紹彭）、范文穆（范成大）、張即之、先信國（文天祥）、趙吳興（趙孟頫）、鮮于伯機（鮮于樞）、康里子山（康里巉巖）、張伯雨（張雨）、倪元鎮（倪瓚）、俞紫芝（俞和）、楊鐵兒（楊維禎）、柯

丹丘（柯九思）、袁清容、危太素（危素），我朝則宋文憲濂、中書舍人燧、方遜志孝孺、宋南宮克、沈學士度、俞紫芝和、徐武功有貞、金元玉珏、沈大理粲、解學士大紳、錢文通（錢溥）、桑柳州悅、祝京兆允明、吳文定寬、先太史諱（文徵明）、王太學寵、李太僕應禎、王文恪鏊、唐解元寅、顧尚書璘、豐考功坊、先兩博士諱（文彭、文嘉）、王吏部穀祥、陸文裕深、彭孔嘉年、陸尚寶師道、陳方伯縻、蔡孔目羽、周山人天球、邢侍御侗、董太史其昌。又如陳文東壁、姜中書立剛，雖不能洗院氣，而亦錚錚有名者。

〈名家〉條推薦收藏的書法家由曹魏鍾繇開始，歷敘晉唐宋元名家四十五人，同條所列明代書家竟達三十七人，其中又以蘇州書法家為主，除先人文徵明、文嘉、文彭三人名列其中外，值得注意的是前半段結尾處，董其昌亦佔一席。



圖6 明 李流芳 雲山煙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7 明 李流芳 盆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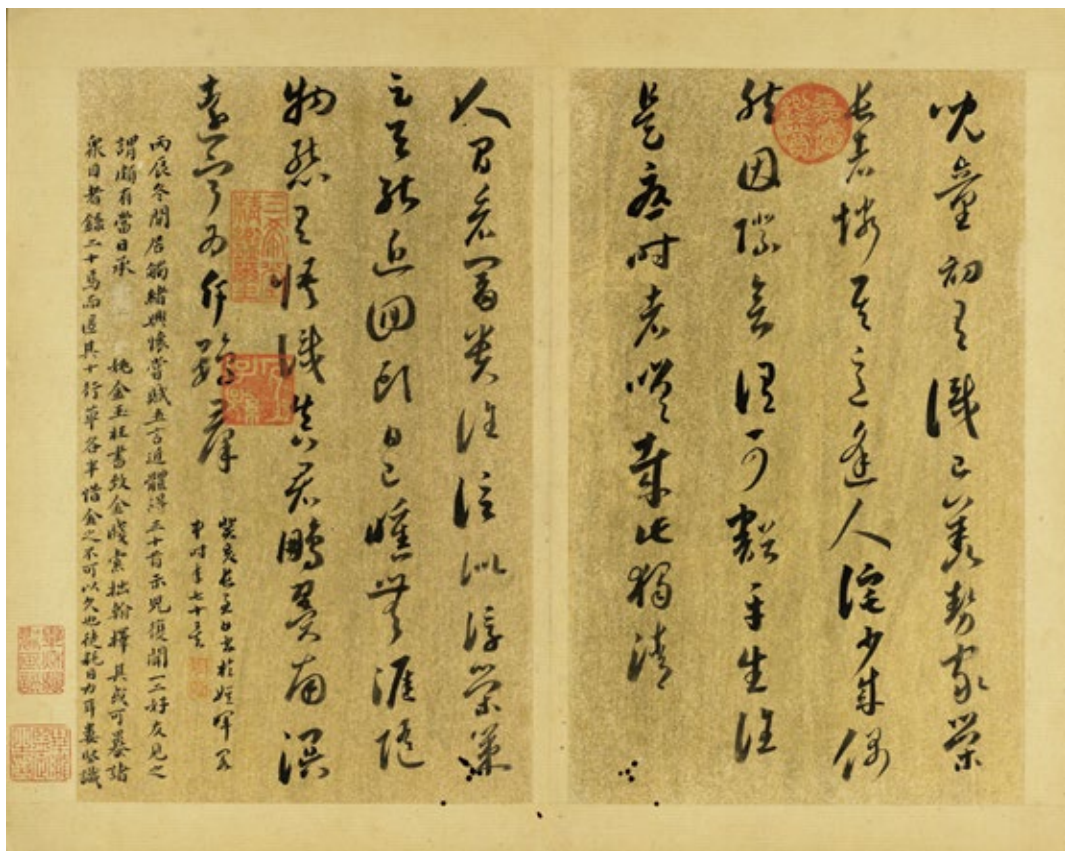


圖8 | 明 婁堅 自書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名家〉一條的後半段列出的是推薦收藏的畫家：

畫則王右丞（王維）、李思訓父子、周昉、董北海、李營丘（李成）、郭河陽（郭熙）、米南宮（米芾）、宋徽宗、米元暉（米友仁）、崔白、黃筌、居案、文與可（文同）、李伯時（李公麟）、郭忠恕、董仲翔（董羽）、蘇文忠（蘇軾）、蘇叔黨（蘇過）、王晉卿（王詵）、張舜民、楊補之（楊無咎）、楊季衡（楊無咎姪）、陳容、李唐、馬遠、夏圭、范寬、關仝、荆浩、李山、趙松雪（趙孟頫）、管仲姬（管道昇）、趙仲穆（趙雍）、

趙千里（趙伯駒）、李息齋（李衍）、吳仲圭（吳鎮）、錢舜舉（錢選）、盛子昭（盛懋）、陳珪、陳仲美（陳琳）、陸天游（陸廣）、曹雲西（曹知白）、唐子華（唐棣）、王元章（王冕）、高士安（高克恭）、高克恭、王叔明（王蒙）、黃子久（黃公望）、倪元鎮（倪瓚）、柯丹丘（柯九思）、方方壺（方從義）、戴文進（戴進）、王孟端（王紱）、夏太常（夏昶）、趙善長（趙原）、陳惟允（陳汝言）、徐幼文（徐賁）、張來儀（張羽）、宋南宮（宋克）、周東村（周臣）、沈貞吉、恒吉、沈石田（沈周）、杜

東原（杜堇）、劉完庵（劉珏）、先太史（文徵明）、先和州（文嘉）、五峰（文伯仁）、唐解元（唐寅）、張夢晉（張靈）、周官、謝時臣、陳道復（陳淳）、仇十洲（仇英）、錢叔寶（錢穀）、陸叔平（陸治），皆名筆不可缺者。他非所宜蓄，即有之，亦不當出以示人。又如鄭顛仙、張復陽、鍾欽禮、蔣三松、張平山、汪海雲，皆畫中邪學尤非所尚。

七十八位受文震亨推薦的畫家，明代佔二十五位，文氏先人入圍者包括文徵明、文嘉和文伯仁。董其昌不在推薦畫家名單之列。可以簡單地推論，文震亨未能全然同意董其昌選擇的繪畫實踐方向。董其昌對繪畫的實驗，可說是劃時代的天才，他極端降低「寫實」的束縛，在畫幅四方界線內，線條和形狀任其擺佈，創造詭異的動勢與耐人尋味的妙趣。這種繪畫構成方式，與文氏一族大相徑庭。文震亨的曾祖父文徵明，總是精心安排畫面構成，呼應化煉自然景致中的悅目瑰麗；叔祖文嘉降低其複雜度，營造更為簡淡的趣味；到了文震亨、文從簡這一輩，他們的許多作品延續著文嘉簡淡的風格。

文震亨雖有複雜如無錫博物館所藏的〈白嶽遊圖〉長卷，但類似北京故宮藏《唐人詩意圖》冊頁，或是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畫山水〉冊頁（見圖3），都屬於畫面元素不多，留有大片佈白，讓畫中物像似乎各自貼在空白平面上，形成空疏扁平的奇幻空間感。類似作法，亦可見於文從簡，以及文氏姻親王穉的畫作中。王穉〈溪橋紅樹〉（圖9），物像錯落稀疏，亦刻意以生拙之趣營造閒雅格調。

回到《長物志》可能成書的1618、1619

年時間點來看，當時的董其昌業已成名，並積聚可觀財富與威勢。1616年「民抄董宦」事件，可為佐證。文震亨挾文氏藝文聲望得以接觸到的重要書畫收藏，董其昌以當時的聲名實力亦不見障礙的得到更多觀覽甚至收藏的機會。例如著名的王羲之〈快雪時晴帖〉，曾為文震亨的岳祖父王穉登（1535-1612）的收藏，後為其友吳廷（1556-?）的收藏。⁹此作現裱裝為冊頁，後附頁上有文震亨的題跋：

余婿於太原氏故徵君（王穉登），所藏卷軸無不寓目。當時極珍重此帖，築亭貯之，即以「快雪」名。每風日晴美，出以示客賞玩，彌日不厭。後歸用卿氏（吳廷），不無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之恨。徵君遊道山後，余從用卿所，復時得展玩，可謂與此帖有



圖9 明 王穉 溪橋紅樹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緣，不至如馬策叩西州門時也，因題而歸之。若夫王嬙西子之美麗，有目共識，更無藉余之邪許矣。吳郡雁門文震亨記。

董其昌亦有得觀〈快雪時晴帖〉的眼福。1607年，他於韓世能家見到此作，並借歸摹之，還抄錄了趙孟頫等人的跋語。¹⁰ 新一代的「精鑒者」，不再只由蘇州文氏壟斷，董其昌、陳繼儒皆是甚受重視的松江後起之秀。¹¹

文震亨對董其昌的在意，另可由《長物志》卷五「絹素」一條窺見「……近董太史筆，多用研光白綾，未免有進賢氣。」「進賢氣」與「進賢冠」有關，應指抱得功名的文人。文震亨對於董其昌書寫時常選用「研光白綾」，從語氣上似乎嫌他太過「文官氣」。

然而選用白綾書畫，在明末十分常見。連文震亨自己的〈畫山水〉冊頁（見圖3），亦繪製於素綾上。文震亨連討論白綾這種書畫材料時，都特意拈出董其昌，亦可感受到董其昌對他似有若芒刺般的存在。

文震亨所懼的不只是「吳人」心手日變而已，而是明中期以後，原本以蘇州馬首是瞻、引領全國時尚，漸漸脫離原本走向，其中包括文氏一族代表的藝文傳統，因此才讓他號召親友，共同為《長物志》的編纂背書，「聊以是編堤防之。」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

註釋

- 有關晚明文人文化的通論，請參閱王汎森，〈晚明文人文化的若干面相〉，《明代生活美學論壇文集——中華文物學會四十周年紀念》（臺北：中華文物學會，2019），頁10-17。
- 由於文從簡尺牘中提到當時「北有驕虜，西有叛兵」，推測驕虜所指為努爾哈赤領導的後金，1619年薩爾滸之役大勝明朝軍隊。叛兵可能指的是1621年四川貴州土司叛變的「奢安之亂」。
- 「幅巾荷衣，相與飲於芭蕉苑，醉墨淋漓，詩與字畫隱見光燦，又何其淡涵也」。參見（清）王鐸，〈文啟美詩集序〉，《擬山園選集》（清順治十年王鏞王鏞刻本），卷29，頁16。取自「中國基本古籍庫」電子資料庫。
- 如院藏明文震亨〈為高氏租房事函〉一札內容即為處理房屋租賃事。
- （明）沈德符，〈逢文啟美〉，《清權堂集》（明刻本），卷17，頁14。取自「中國基本古籍庫」電子資料庫。
- 由該札「主人黃像之將之北耳」，可對照（明）程嘉燧（1565-1643），《松圓浪淘集》，〈送黃像之北遊〉詩作時間排序，因推定此札應作於1627年。
- Craig Clunas（柯律格）於 *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一書中，誤將卷一審定者王醇作卷八審定者王留。由於東海徐成瑞校刊本較難取得，一般出版品均缺沈春澤序及審定者校刊者的註記。故不之討論《長物志》的相關論文，直接引用柯律格的附錄未再查驗。參見 Craig Clunas, *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174-176. 中譯本參見柯律格著，高昕丹、陳恆譯，《長物——早期現代中國的物質文化與社會狀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局，2015），頁168-169。
- 參見（明）茅元儀，〈謝長秋桂嶺吟序〉，《石民四十集》（明崇禎刻本），卷16，頁9-10。取自「中國基本古籍庫」電子資料庫。
- 有關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的流傳史，可參閱何傳馨，〈千年流轉·古今珍希——快雪時晴帖流傳經歷〉，《故宮文物月刊》，415期（2017.10），頁34-47。
- 轉引自 Wai-kam Ho and Judith G. Smith, Eds., *The Century of Tung Chi'-ch'ang* vol. 2 (Kansas City: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and Seattle: Univ. of Washington Press, 1992), 500.
- 蘇州與松江文藝地位的競爭，可參見林宜憲，〈「振華啟秀」——王禪登（1535~1613）書蹟書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